



# 養馬的人

吳 强 著

新文藝出版社





吳 強

養 馬 的 人

## 內 容 提 要

這本中篇小說描寫解放軍中一個普通的飼養員。他認識在戰鬥環境下養好馬匹是保證我軍戰勝敵人的重要條件之一，也是整個革命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因而他全心全意熱愛自己的工作，對馬愛護備至，對個別不負責任的飼養員就進行嚴厲的批評與具體的幫助。他這種對革命事業的負責精神，使他在危急情況下完成了艱巨的聯絡任務，成了戰鬥的模範和英雄。這個作品通過這個人物的生活的描寫和性格的刻劃，表現了解放軍戰士高貴的心和革命的英雄品質。

## 養 馬 的 人

---

著 者 吳 強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 155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登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  
(上海新開路 1745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

書號 (857) [I II 144]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59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4  
1955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20100 冊

定價 三角

從五年前的冬天參軍的那一天起，劉東成被分配當飼養員，替團長何鳳生養馬，直到現在，他還在養馬。認識他的首長、幹部和戰士們，都叫他老劉或老劉同志。這是因為他爲人勤懇老實，確也上了年紀。據他告訴人說，到今年中秋節，他是整整的四十五歲了。

初夏的一個黃昏，駐紮在山脚下趙村的解放軍某團的隊伍，正在山上、山下、山前、山後進行操練。有的在練習瞄準、射擊，有的在練習劈刺和投彈，有的在打野外，演習山地攻擊戰。操練的口令聲，打野外的呼喊聲，打槍、打砲的效果聲，震盪在山谷裏，在趙村的周圍。

團部通訊班的騎兵通訊員們，在山脚下的馬路上練馬。四匹毛色不同的白色的、黑色的，灰白色的、栗色的馬，飛起四蹄，踏起煙一樣的黃沙，載荷着身揹「湯姆」式機槍的英武的戰士們急速地奔馳着。

團長何鳳生的飼養員老劉，和副團長湯鴻的飼養員小丁，也在山下的馬路上練馬。

「老湯！你看你那匹毛腿馬落後多少？」

站立在山坡上的何團長，看到劉東成騎着他的棗紅馬，本來是落在小丁騎着的毛腿馬後面的，眼一眨便像射箭似地穿到了毛腿馬的前面去，便拍了拍湯副團長的肩膀自豪地說。

「馬比不上你的馬，飼養員小丁也比不上老劉。」副團長湯鴻搖着頭說。

何鳳生從湯鴻手裏，拿過望遠鏡來，望着山下馬路上正在奔馳着的他的棗紅馬。

老劉從西邊跑了過去，又從東邊跑了過來。小丁呢，却早已放鬆了韁繩，坐在馬背上，兩腿離開了腳鐙，拖掛着、搖擺着，毛腿馬也已經很疲乏了，緩慢地踱着。

「不是馬不好，主要是小丁不會養。」何鳳生放下望遠鏡對湯鴻說。

湯鴻這時候看到西山脚下有兩匹馬顛着碎步跑了過來，舉起望遠鏡看看，認出是師長姚振和他的警衛員。

「是師長來了。」

何鳳生和湯鴻走下山坡。

在山脚下的馬路上，他們迎見了師長姚振。

觸着師長視線的是小丁牽着的毛腿馬，牠正在路邊嚙着青草。師長隨口問道：

「這是誰的馬？湯鴻的？」

湯鴻笑着說：「師長看中了？送給師長。」

「算了吧！好馬你自己留着騎。」師長微笑了一下。接着，他指指馬的肩骨和臀部說道：「你看，瘦得這個樣子！骨頭支得這樣高！馬料餵到哪裏去啦？」

飼養員小丁聽到師長說他養的馬瘦，便轉過臉去，牽着毛腿馬走開了。

「反正我也不大騎，馱行李要什麼好馬？」湯鴻說。

「往後，還是要爬山、過水、走長路，騎要好馬，馱行李也要好馬。這些飼養員要好好地教育。」師長不以爲然地說。

這時候，老劉牽着棗紅馬來了。

「嘿！像這樣的馬，才算是養得好！」師長誇獎着說。

棗紅馬渾身發着光亮。一手摸上去，纖軟透滑，使人有一種愉快的感覺。牠頭頸昂着，兩隻眼睛，也顯得有神。腿細而有筋肉，四蹄平穩有力。全身肥壯而不露骨。再搭配上了一副大半新的皮鞍子和一對白銅腳鐙，便顯得十分漂亮。不要說是師長，幾乎是所有的人，哪怕是過路的種田人，做買賣的，只要一見到牠，都不免要稱讚三句、兩句：「好馬！好馬！」

「這樣的馬，不是千裏挑一，也是百裏挑一。」

養馬的人——老劉，聽了師長的誇獎，嘴邊露出了微笑。

「師長的馬，養的也不錯；周保和是個能手。」老劉望着師長的花鼻子的土黃色的馬說。

「你認識周保和？」師長問道。「他真的會養馬？」  
「他們熟得很。碰到一起可親熱，不曉得有多少話，總是談不完。」師長的警衛員插上來說。

「那好，那應該的，又是同行，又是同志。」師長微笑着說。「恐怕你們兩個人的年紀也差不多大吧？」

「我比他大幾歲。」老劉輕聲地回答說。

「兩個人總是搶着拿草、拌麩皮，你替他餵馬，他替你餵馬。」師長警衛員稱讚着說。  
聽了師長的警衛員的話，老劉笑了。他告訴師長說：

「周保和是個會養馬的，懂馬性。」

「就是好吃老酒！」師長的警衛員又插了一句。

「人人總有一好，只要不誤正事，也不算什麼。」老劉急忙地替周保和維護着說。  
說着走着，已經走進了團部的所在地——趙村。

太陽下了山，山的背後，反映出半天的橘紅色的光輝。

戰士們已經吃過了晚飯。他們在場地上做着自由活動。有的在練歌、練舞，有的在練習着手榴彈的擲高、擲遠。快樂地唱着、笑着、跳着。

師長見到戰士們活潑、愉快的情景，對何鳳生、湯鴻說道：

「情緒不壞。幾個兵給你們擺弄得還挺像樣！」

「這是師長領導的好。」何鳳生微笑着說。

老劉的養馬工作，本來就做得很好。同志們都說他對馬有交情。說他是條「牛」，跟團長的棗紅馬「是牛、馬同類」，所以很要好。「牛」也喜歡馬，馬也聽「牛」話。對這種說法，老劉也不會不高興過，他知道同志們沒有惡意。不過，有時候，他也會這樣地和同志們答對幾句：

「你們說我對馬有交情，我就承認。你們說我是「牛」，我也不計較。指導員不是常常講，人就是猴子變的，猴子還不也是畜牲？我對馬好，跟你們對槍好是一樣。你們的槍可以亂丟、亂摔、不擦油；我的馬就可以不餵草、不飲水，胡糟蹋！……」

有人也會這樣故意和他逗趣地反駁過他：

「槍，可以打敵人，馬可以打敵人？」

「沒有馬，騎兵送不來情報、命令，你打什麼敵人？沒有馬，首長要多吃辛苦、多疲勞，怎麼好指揮你打仗？」老劉這樣的道理，把所有的人都駁倒了，從此，再也不大有人和他爭辯。



從山脚下割草回來，已經開過早飯了，劉東成走到廚房間，吃了幾碗小米稀飯，兩張煎餅，喝了一大碗白開水，又到馬槽上服侍他的棗紅馬了。

當他走到離馬槽還有二十來步的時候，只聽馬在嗷嗷地叫着。他急忙地跑上前去，一眼看到的，是小丁正在用着大掃帚柄子，打着棗紅馬的肚子和脊背，棗紅馬被打得只是亂跳亂叫，竭力地想掙斷韁繩。激怒了的老劉，猛力地奔到小丁跟前，一把奪下了小丁手裏的掃帚，大聲地譴責道：

「你打牠做什麼？你自己的馬可捨得這樣打法？」

「我的馬我打得更狠些！」小丁退到草堆邊瞪着眼睛說。

老劉拿着大掃帚頂到小丁面前，也瞪着眼睛，噴濺着唾沫星子氣憤地叫道：

「你打給我看看！你再打！你再打給我看看！」

「牠用蹄子把臭水甩了我一身，我不揍牠？」小丁指着褲脚上的水漬振振有詞地說。

「我明白，你是借機發作！你看牠長的壯實，心裏不好受是不是？」老劉氣憤未息地叫着。「誰叫你不好好地餵？你看你那匹毛腿馬，給你養成個什麼樣子？那還能叫個馬？叫紙馬還差不多！」

「牠不吃能怪我？我叫牠吃一半翻掉一半的！」小丁吞吞吐吐地辯解着。「我吃了馬

料？我貪污了？」

「不是貪污不貪污的。」老劉平下氣來說。「我看你呀，心就沒有放在養馬這件事情上。」

「師長說我的馬養的不好，你也說我養的不好。」小丁好像有些委屈似地，向老劉反問着。「你說我的心沒有放在養馬的事情上，放到哪裏啦？我想老婆？我的大閨女要出嫁，我愁着沒有嫁妝陪送？」

小丁的話骨子，是指的老劉。

不久以前，老劉接到了他的老伴寄來一封信，信上說，他們的獨養女兒桂芝，個把月以後便要出嫁了，要他能够寄點錢回去，給桂芝做點陪送。

這件事情，確是老劉近來的一件心事。他早就打算把自己歷來節省下來已經兌成了銀洋的津貼費託人帶到縣城裏，換張匯票，從郵政局匯回家去。

「我有心事，不錯。我不瞞人。」老劉把大掃帚朝小丁面前一擲，又是氣憤憤地說。「可我没有誤了工作。師長說你的馬沒有養好，說錯了嗎？這個批評你還不肯吃？你還打我的馬，拿我的馬出氣呀？我看啦，你的心術就不周正！」

老劉走近馬槽，在棗紅馬的周身，頭前，尾後，背上，腹下察看了一陣，又各處撫摸一番。

馬是靠着四條腿跑路的，他把馬蹄子一隻一隻地搬起來看了一眼。然後又牽出槽來，在場心裏走了兩圈，看看是不是給小丁打傷了。

「腿跛了沒有？仔細看看，傷了沒有？」小丁翻着眼皮望着正在溜馬的老劉說。「跛了，傷了，我負責。」

「你負責！」老劉說。「真的跛了，傷了，你負不起那號責任！團長的馬，一旦團長要出發有事，沒有馬騎，你負得起責任呀？話說得那樣便當！」

小丁沒有再說什麼，扭過身子走開了。

一場風波到這兒停息了。

燈火亮了，蔥鬱的青山下面的趙村，閃動着點點燈火，左右前後的村莊上、山坡上的獨立屋的小窗孔裏也都閃動着燈火，透露出光亮來。站在山頭上向上空一望，是白潔的點點明星在眨動着。向山下一望，是呈着橙黃色的點點明燈在眨動着。它們把天和地點綴得那麼清麗爽朗又那麼壯闊森嚴。

入夜不久以後，鄉村的沉靜破滅了。

榴彈炸裂聲，炸藥的爆破聲，這裏息了，那裏又起。紅火的光燄，不時地如山間、林裏騰躍

起來。

山村在戰鬥的氛圍裏蹲伏着。

姚師長的警衛員和何團長的警衛員李根，來到馬棚裏，李根向着正在鋤馬草的劉東成問道：

「馬餵好了沒有？」

「要出發？」老劉回問着。

「出發，要到三營去看演習。」李根回答說。

「我們的「花鼻子」也餵好了？」師長的警衛員問道。「馬料，要周保和下次還你。」

「同志，餵好了。」老劉回答說。「「花鼻子」跟棗紅馬可合得來，並頭並尾地吃草，嚙

料。你看，我還會虧待牠？馬料麼，那就不用管啦。」

「老劉，把兩匹馬統統措好，馬上就走。」

「好吧！」

老劉放下了鋤刀，拿起馬具來措在馬上。

「副團長去不去？」小丁問着李根。

「不去。」李根回答說。

老劉在兩個警衛員的幫助下，把三匹馬揸好了。師長的警衛員牽着自己騎的一匹灰馬，李根牽着團長騎的棗紅馬，老劉牽着師長騎的「花鼻子」，走向團部的門前。

師長姚振，是來觀察第三營山地攻堅戰的夜間演習的。

三營的演習陣地，在趙村東五里半路的貓頭山。

在臨上馬的時候，何鳳生團長沒有仔細察認，從老劉手裏抓過了馬韁繩，便跳上了馬背。

「這是師長的。」老劉告訴他說。

「是「花鼻子」？好罷，換着騎騎看。」何團長說道。「師長，您就騎騎我那匹「棗兒紅」吧。」

師長一縱身，跳上了「棗兒紅」。

「不錯！又軟、又平。」師長在馬匹走了一小段路以後，這樣稱讚說。「跑起來怎麼樣？」

「那還有話說？」何鳳生自豪地說。「大跑不蹦、小跑不顛，又快、又穩。」

「真是三個銅板買一頭毛驢，自騎自誇！」姚師長笑着。

「您騎了之後，就會相信。」何鳳生誇口地說。

「何鳳生，你看我那匹「花鼻子」怎麼樣？」師長問道。

「師長的馬還會不好？那當然要比我們小兵癩子騎的馬好得多！」何鳳生把反話當着正話談諧地回答說。

「說怪話？好大個小兵癩子！當了團長還不满意？把我這個師長讓給你當？」師長半真半假地板着脸說。

騎在棗紅馬上的姚振，感到正在碎步小跑着的棗紅馬是不尋常的。牠的腰部有適度的彈性，四蹄落地的時候，很平穩、踏實，速度也很適當，步子碎而不亂，頭部略略上昂，兩目正視。不像他的花鼻子馬，雖也是匹好馬，吃得、跑得、爬山、過水都飽有經驗。可就是胆子弄小了，別的不怕，却單怕吱吱叫着的山東獨輪車。一見到獨輪車，你就得把韁繩拉緊，兩脚也得緊緊地踏着腳蹬，防備牠突然地亂蹦亂跳起來。

「師長！「花鼻子」是不錯，穩得很。」何鳳生有意讚揚着說。

「是不錯嗎？你要看中了，就換給你。」師長勒住了馬韁，讓馬兒緩緩地走着說。

何鳳生意識到師長愛上了棗紅馬。他連聲地誇讚「花鼻子」「不錯」，「穩得很」，就是爲的測量一下師長的心理。聽到剛才的說話，師長是果真愛上了他的「棗兒紅」。

「真的要換？」何鳳生問道。

「真的。」師長說。

「換了去，可不能換回來呀！」何鳳生故意警告着說。

「我拿着黃金換你的白銀，我吃虧甘願。」師長決斷地說。

何鳳生是喜愛棗紅馬的，他爲自己有着這樣一匹好馬而自豪。他從當營長開始騎馬的時候起，五、六年來他騎過的馬，不下十來匹，從來沒有一匹使他稱心滿意的。今年二月裏萊蕪大戰勝利以後，他要老劉在全團繳獲到的兩百多匹騎馬當中，整整地挑選了兩天，由於一個俘虜兵的指點，老劉挑來了這匹棗紅馬。據當時那個俘虜兵說，這匹棗紅馬是一個什麼國民黨匪軍的軍長用兩根金條買來的。牠曾經參加過上海跑馬總會的跑馬比賽，得過第三名。何鳳生團長得到了這樣一匹好馬，開初是天天要騎，部隊住定不動，他也要騎着棗紅馬躍上幾趟。近來，他却有些不安起來了。人家越誇揚他的馬好，越說他的馬要值上兩根金條，他就越發不安。他感到他沒有騎這樣一匹貴重的好馬的身份，他覺得他不應當在這匹馬上這樣出衆。特別當他的棗紅馬和副團長的毛腿馬走在一起，他感到自己過分突出。今天，又和師長的馬走在一起，很明顯，團長騎的馬比師長騎的馬要好得多。「把牠送給師長去吧！」這想法，他是有的。但是，棗紅馬確實是長的那樣精壯光滑，跑得那樣輕快、平穩；出之內心，又實在有些戀戀不捨。可是，現在，師長已經自己說出口來，那也就趁着這個機會，摔掉這個

包袱吧。

「師長愛上了，就送給師長吧！」何鳳生終於下了決斷地說。

「不心疼得慌？」

何鳳生的臉上，有些發熱，心房也有點跳動起來。他竭力地壓服着，鎮定着。

「爲了首長，心疼就心疼一下吧！」他終於這樣說了。

到了貓頭山的演習陣地，師長姚振和團長何鳳生，被營長、營教導員迎接着走到演習的指揮所。

一個半小時的山地攻堅戰鬥演習結束了。

何鳳生派了隨同他們前來演習陣地的四個騎兵通訊員，護衛着師長回到師部去，自己在營部和營、連幹部們，談了一陣師長和他自己對這次演習的意見以後，直到深夜十一點多鐘，才返回趙村。

飼養員老劉，早就把馬料準備好，等候着棗紅馬回來用夜餐。小丁早已睡覺去了，毛腿馬孤獨地站在馬槽上打瞌睡。老劉，沒有睡，在馬棚旁邊的一間車棚子裏，對着一盞火頭搖晃着的豆油燈，拿着綻了綫的裝鞍皮的馬糧袋子，一針一綫地縫着。



老劉一邊縫着針綫，一邊想着心思。被燈光映照着的臉上，現出了不常見的愁容。女兒桂芝快出嫁了，這時候的桂芝娘，也許正在燈光下面，替她親養的女兒縫着嫁衣吧！山東這個地方，給戰爭的砲火，摧殘成那個破樣子，逢大集的時候，也看不到一個賣花布的。就是買得到花布，又怎好帶得回去呢？家，遠在長江口上，也不知那裏的境況到底怎麼樣。只聽人們傳說，國民黨反動派的兵力，統統抽調到山東來了，那裏還是我們的根據地，還是陳區長在那裏領導搞土改、生產，搞武裝自衛，大地主給鎮壓的鎮壓了，跑到江南去的跑到江南去了。但望桂芝這孩子和她的女婿恩恩愛愛，勤手勤腳地把幾畝沙土田種好，照管照管她的娘，不要讓她娘挨冷受餓就是了。他想到這裏，拿定了主意，明早再去找團部文書，替他寫封信給桂芝，好好地交代她幾句。把積蓄下來的八塊銀洋想辦法給寄回家去，由桂芝自己去使用，她愛買什麼就買點什麼。

老劉縫好了馬糧袋子，燈油快乾了，燈草也只剩一寸來長了。

馬的嘯聲遠遠傳來，他聽辨得出，這不像是棗紅馬的聲音。馬蹄聲，越來越近，他走出車棚子，迎了上去。他眼看到何團長跳下了馬，跟在後面跑上來的警衛員李根從團長的手裏，接過了馬韁繩，牽着馬走向他的面前來了。

老劉凝神一看，是師長的花鼻子馬。